

(註一七)湯騰漢郭質良：山東酒麴之研究一、二、三、四、五、六，國立山東大學化學系研究報告第四、五、六各年，民二十四、五、六年。

(註一八)伍友蘭：四川酒麴之研究，華西大學農學系十週年紀念特刊，民三十一年。

(註一九)沈治平：十種茅台酒麴中微生物之觀察。

(註二〇)賈恩燾：齊民要術，稿。

(註二一)方心芳：草藥發生長葉之調查，黃海藥學與醫學特刊第二十二號三十五頁，民三十二年。

(註二二)區素偉方心芳：草藥對於鹽漬之影響，工業中心第四一第七期三七三—三七八頁，民二十四年。

燉煌老子卷子之時代背景

——法人伯希和氏燉煌老子卷子校記之二——

一 李唐與老子

唐高祖李淵隴西成紀人也(唐書高祖本紀)，老子李耳，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史記本傳，索隱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正義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今亳州真源縣也，播秦在今河南鹿邑縣，厲鄉神仙傳作瀨鄉，厲瀨雙聲之轉。)隴李之與楚李，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然自南北朝士大夫以門閥相標榜，沿及隋末，餘風猶在，故高祖李淵，以襲封唐公者為未足，竊歷代馬上得天下者之故智，而託為李耳之靈仍，以取重當世，(全唐文卷九三三杜光庭歷代崇道記云「高祖於隋末大業十三年感靈山神稱，奉太上老君命，告唐公，汝將來必得天下，至武德元年晉州浮山縣羊角山，著素衣，戴金冠，乘朱駿，……高祖大悅，……乃令通事舍人柳憲於羊角山立

(註二三)岡中芳輝事多頭過，有機製造工業化學中為第五一頁。

(註二四)高橋慎造：釀造工業及新化學工業大綱第十二册三六五頁，民二十六年。

(註二五) Wakeman and Davison: Enzymes 1934-5. 1936.

三號一—五〇頁，民二十一年。

(註二六)方心芳金培松：唐山高粱酒之釀造法，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研究報告第一號一—五〇頁，民二十一年。

(註二七)郭質良：中國酒麴在近代化工之新應用，在印刷中(中國工程師學會給獎論文之一)。

(註二八)郭質良：發聲與人生，讀書通訊第五十七期。

唐文播

廟，改浮山縣為神仙縣，羊角山為龍角山，太上又現為善行曰，天子喜歡否？對曰大喜，又曰疑惑何事？復對曰為不知聖者姓名耳，太上曰，我是無上神仙姓李氏號老君即我也，我即帝之祖也，史記中有傳，亳州谷陽縣本廟有枯樹再生為驗，我已令周公且領神兵助國家打劉黑闥，得四月節即破矣。」此李唐上祖老子之所自也。(後人亦多傳會其說，謂老子望出隴西，其祖理利貞避紂於苦縣，居李樹下，改為李氏，余謂老子世系，無可詳考，名字生年，說至紛紜，強為牽就者妄也。)自唐初以至玄宗，已近百年，雖經武韋之亂，然貞觀之治，國基已奠，其四夷有勿率者，皆移兵討之，蹶其牙整其庭而後已，故唐威令所行，東綜遼海，北跨大碛，西達島水，南極天竺，暨海洋洲諸小國，幾駕皇漢而上之！於是泛南學三玄之餘波，尊老子為經之首要，是亦文武張弛之道已。茲特臚括舊典，錄其推崇老子事迹著於篇：

年 代 事

乾封元年二月(西元六六六年)

乾封初帝東封禮畢，迴鑾遼州，親謁太上，蓋上尊號為混元皇帝，聖母為先天太后，仍改谷陽縣為真源縣，全唐文卷九三三杜光庭歷代崇道記。

上元元年十二月(西元六七四年)

子寅，天后上置見十二條，請王公百寮皆習老子，每歲明年，一準孝經論語例，試於有司。舊唐書高宗本紀。

高宗儀鳳三年(西元六八七年)

詔「自今以遺德經為上經，貢舉人皆須兼通」。舊唐書禮儀志。

玄宗開元初(西元七一三年)

詔中書令張說，導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于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藉以聞，遂賜衣幣。備學唐子元傳。

開元七年(西元七一九年)

注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藏其書。選舉志。

開元二十年正月(西元七三二年)

詔兩京及諸州各置元皇帝廟一所，并置崇元學，其生徒令習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等，每年準明經例，舉送。舊唐書禮儀志。案玄宗本紀又以為二十九年事百官志又謂開元二十五年置崇元學於元元皇帝廟。

開元二十一年正月(西元七三三年)

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置藏尚書論語兩條，策加老子策。舊唐書玄宗本紀。

開元二十三年(西元七三四年)

勅以老子莊子傳昇於列傳之首，置於夷齊之上。張守節史記正義。道門威儀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置崇元學等州，皆立石臺刊勒其經文圖書，其注皆請王所書。歐陽修唐書藝文志。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西元七四一年)

立玄元皇帝廟，五月庚戌，求明道德經及莊列文字者，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新唐書玄宗本紀。

天寶元年正月(西元七四二年)

陳王府參軍田秀稱，於京末昌街空中，見元元皇帝，以天下太平聖壽無疆之旨，傳於玄宗，仍云姚林縣故關令尹喜宅修，有靈寶符，發使求之，十七日獻於含元殿，於原置元廟於大寧坊，東都於積善坊舊廟，二月丙申詔，史記古今人表，元元皇帝升入上聖，生一亳州真源縣先天太后及元元廟，各置一人，兩京崇元學，各置博士助教，置生一百員，田同秀與五品官禮儀志。

天寶二年正月(西元七四三年)

加元元皇帝尊號，大聖祖三字，崇元學改為崇元館，博士為學士，助教為直學士，更置大學士員。禮儀志。

天寶八載閏六月(西元七四九年)

改兩京崇元學曰崇賢館，改天下崇元學為通道學。百官志。

天寶十載十月

丙寅，謁太清宮，加上元皇帝號曰聖祖大道元元皇帝，新唐書玄宗本紀。

天寶十載三月

庚申，幸華清宮，太白山人王玄翼言，玄元皇帝，降於寶仙洞，新唐書玄宗本紀。

天寶十載二月

壬申，勅獻於太清宮，加上元元皇帝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元元天皇大帝，新唐書玄宗本紀。

天寶十四載十月

甲午，頒御注老子并義疏於天下，舊唐書玄宗本紀。

綜觀李唐之尊崇老子，不外三事：一事尊其人：(1)由混元皇帝加爲大聖祖玄元皇帝；再加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2)史記老子傳昇列傳之首；古今人表玄元皇帝昇入上聖。(3)設玄元皇帝廟；繼改太上玄元廟。二事重其書：(1)以道德經爲上經；(天寶中，加號玄通道德經，世不稱之，見唐志)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於兩京及天下，遍設石臺刊經。(2)御注道德經。三事：獎研習：(1)設崇玄學；繼改崇

玄館。(2)舉能治老子者；華明經例，舉送崇玄學生徒；貢舉加老子策；求明道德經者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君子德風，小人德草，重以利祿之勢，故天下靡然相從，李唐老學之盛職以此也。矧有田同秀王玄翼蕭從一(全唐文卷三十二有玄宗答陳希烈奏道士蕭從一見玄元皇帝手詔)之流，故爲神怪之言，以會人主之意，神人雜糅蓋不僅爲玄學之幾研，抑且爲宗教之崇拜矣！茲更以史實證之：

年	代事
高祖 武德七年(西元六二四年)	傳授上書經詁佛法，帝善之，——傳奏傳。
太宗 貞觀十一年(西元六三七年)	帝幸洛京，詔道先釋佛，時沙門智貴上表進諫，固執不奉詔，杖於廟堂，民共服，流之嶺表而卒。 <small>藝文獻通考卷二十五，有釋道宣敘太宗皇帝令道士在僧前詔及馮神德上書在道前表。</small>
貞觀十六年五月(西元六四二年)	上幸弘福寺，爲穆太后追福，自製珠璣皇帝著陸成弟子，播案廣宏明集卷二十八上存唐太宗爲穆皇后造經手疏謂寺主道徽曰：「朕頃以老子，是朕先有怨，故令居深天光，卿等能感感乎？」對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詔敢下，故先老子，凡有功德，食而經門，往日所在戰場，皆立佛寺，太原舊第亦以奉佛(播案廣宏明集卷二十八有唐太宗於行陣所立七寺詔，及捨舊宅造真觀寺詔)，初未嘗前立道觀，存心若此，卿等應知！」佛祖統紀。
中宗 嗣聖八年(西元六九一年)	夏四月，令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舊唐書武后本紀(即太后天授二年)。
神龍二年七月(西元七〇六年)	詔曰「太宗以老子爲皇宗，升於穆氏之上，至則天朝，復在穆氏之下，今此已往，遂爲定式，令齊班並集。」 <small>續文獻通考。</small>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西元七三八年)	詔「道釋二門，皆爲聖教，其天下寺觀大小，各置七人，簡用灼然有經業戒行，爲鄉里所推，仍先取年高者。」 <small>續文獻通考。</small>
天寶 四載(西元七四五年)	召中岳道士吳筠入見，問以道要，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 <small>續文獻通考。</small> 神仙治煉之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以求之，非人主所宜留意，」 <small>續文獻通考。</small> 侍高力士奏稱佛，毀於上廟，遂遣還茅山，以見斥，造論以毀釋氏， <small>續文獻通考。</small> 觀發使陳少游，請法神龜決之，龜約而論邪正，旗鼓纓臨，以毀釋氏， <small>續文獻通考。</small> 遂發使陳少游，以政餘黨，少游聞於朝，命爲僧統，佛祖統紀及新唐書吳筠傳。

此二氏升沈之大略也，蓋自高祖以至高宗，悉道先釋佛，武后之朝，佛先道法，神龍以後，則二門並集，無軒輊焉。至武墨之抑道揚釋，自亦有故：武后著，固極盡很毒淫明之能事者也，(二十二史劄記卷二九)既已改唐爲周，復思根絕諸李，是其恨毒處；同時並將其先祖老子爲開國已來人心之所寄託者而並釐之，斯其明也！此其一。玄(隋文開皇十六年生高宗麟德元年卒(西元五九六——六六四))於者乎。

貞觀二年，西行求經，在外十七年，從印度戒賢大師受業，至貞觀十九年而歸，其譯經論七十五部，計一千三百三十卷，費時至十九年之久(西元六四五——六六三年)(舊唐書卷一九一玄奘傳)，下逮武氏，歷時又二十七年，二乘既備，研習者多，已復兼加道法而上之，此其二。洎中宗復國，詔老子釋氏，齊班並集，是亦時勢之無可如何者乎。

考當時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爲；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籙禁獸（廣弘明集卷八釋道安二教論）。夫老子五千文，清虛自守，卑弱自持，班固所謂人君南面之術者也。若神仙餌服，符籙禁獸之說，蓋三張籙其緒（道藏玄都律文，以張陵爲聖師，衡爲嗣師，魯爲系師），葛洪揚其波，與老子初固無與。情時君每信服食，多爲藥所誤耳！六朝以來佛法素盛，周顒顧歡曾有論辯，下逮初唐，釋道嘗應，又復浮爾大作。傅奕於武德四年七年，兩次排詆佛法（傅奕曾爲道士釋法琳語），釋法琳明概並有決對（廣弘明集卷十一）；武德七年，沙門惠乘與道士劉進喜，在國學御前，爭道佛先後，道士李仲卿立十異九迷之論反佛，釋法琳著辯正論立十喻九箴答辯（廣弘明集卷十三），道者終莫能勝也。於是又以老子西昇化胡，以與佛法較勝。

（廣弘明集卷十三釋法琳辨正論九箴篇云，「魏書外國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桑門浮圖經，老子所作，」原注「考秦景傳經，不云老說，案晉世道士王浮改西域傳爲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爲浮圖變身作佛，方有佛與，誣罔之極也，」九箴篇又云，「袁宏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經語，其說甚多，明威化胡等經，並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剃，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爲說權教，隨機戒約，皆令頭匍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赧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爲剝削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勃逆之種。」至高宗總章元年，詔僧道辯明老子化胡經之真僞，道者又不能勝（宋高僧傳十七法明傳載），自非老子爲李唐先宗，而吳筠於李唐諸道士中，最爲有學，天寶四載，又復敗北於神邕，則傅奕所請「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恆忻效力」者，不施之釋而施之道矣！於此吾人有須注意者，以釋道之響應，故僧尼多通佛法；道經多襲佛說（如英庭元陽採攝法華是），蓋自沙門僧肇（晉人）鳩摩羅什（苻堅時入中國）佛圓澄（後趙胡僧，三人均會注老子，）以來，至此已爲釋道二教之新綜合，事之相反相成，施之學術，亦無例外，是則「佛老不爲二」（蘇東坡評弟子由老子解見

子由自題書後），固不待蘇氏而然矣。（如燉煌二二二九卷太上隱訣有十方七寶等語，悉出佛經，是其證。）

一 唐人老子注釋

綜李唐之世，五千文之注釋，見於新舊唐書宋書各藝文志崇文總目鄭樵通志及杜光庭箋注六十家者，茲備錄之，以觀其凡云：

傅奕注老子一卷音義二卷。

楊上善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老子指略論二卷（太子文學）。

辟閭仁請注老子二卷（聖曆司禮博士）。

賈大隱老子述義十卷（案已佚，弘決外典鈔，據武內義雄老子原

始日本舊抄河上本，如瀧川君山翁本寶左倉本欄外多有之）。

玄宗道德經注一卷又疏八卷（據宋志崇文總目並作注二卷有序，音疏六卷，音疏或作講疏崇文總目逕作疏六卷）。

盧藏用注老子二卷。

邢南和注老子二卷（開元二十一年上）

楊上善道德經三略論三卷（太子司議郎高宗時人，又道德集注真

言二十卷）。

道士成玄英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又開題序訣義疏七卷（貞觀五年

召至京師永徽中流郁州，據晁氏讀志此收張君相三十家道德經集解內

存，或曰講疏六卷。）

孫思邈注老子（卷亡玄宗時道士）。

李含光老子學記一卷又義略一卷（天寶間人）。

元景先生老子道德經簡要義五卷。

道士張惠超志玄疏二卷。

通義郡道士任太玄注二卷。

崔少元老子心鏡一卷。

呂氏老子昌言二卷。

陸修靜老子道德經雜說一卷。

成都道士黎元興注義四卷，

道士車若弼疏七卷。

吏部侍郎賈至述義十一卷，金鈕一卷（全唐文九三一卷杜光庭道

德真經廣聖義序無疏字）。

杜光庭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天復辛酉著或曰箋注六十餘家又以

明皇疏演其義，宋志義下有疏字）。

老子道德經四卷（任真子集注，案杜光庭謂即陳榮，張君相三十

家集解所引陳曰榮曰者是也，或作注上下二卷）。

又四卷（道士張道相集三十家注，案天寶後人，廣川董道藏容志

作七卷云：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邵象鍾會孫

登羊祐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歡陶宏景松靈裴處恩杜弼張憑張嗣咸

玄靜孟玄期孟智周賈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車惠弼，今考

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毋丘望之洵程詔王尚蜀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義

益梁曠鍾鍾山傅弈楊上善李允原陳嗣古任真子馮郭玄景先生楊上器韓

杜梁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閻仁壽劉仲融王肅戴說玄宗盧藏用邢南和

馮朝隱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

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靈裴處恩杜弼張嗣咸玄靜賈略宋文明

褚柔劉進喜蔡子晃車惠弼十四家，不著於志，今考三十家惟宋文明蔡

子晃成玄英車惠弼爲唐人）。

又四卷（梁曠等注）。

又二卷（偃松子注）。

又四卷（李納注）。

又二卷（道士李榮注，案榮或作榮）。

太原少尹王光庭契源注二卷。

讓法師集解四卷。

又新歐注道德經一卷（李若愚撰）。

陳庭玉老子疏（開元二十一年上，授祕書郎，卷亡。）

道士沖虛先生殿中監甲甫疏五卷。

陸希聲道德經傳四卷（昭帝時人文獻通考陸希聲撰傳疏道德二經

義。宋志作陸氏撰不著名。）

道士符少明道譜策二卷。

吳善經道德經二卷（貞元中人），又小解二卷。

李約注道德經四卷（兵部郎）。

魏徵老子道德經義五卷（太宗相）。

法師宗文明作義五卷

胡超義疏十卷。

道士安丘指歸五卷。

道士王玄辯河上公釋義十卷。

尹愔新義十五卷（諫議大夫肅明觀主）。

道士徐遵注四卷。

道士何思遠指趣二卷玄示八卷。

衡嶽道士薛季昌金繩十卷事數一卷。

洪源先生王觀注二卷玄珠三卷口訣二卷。

法師趙堅講疏六卷。

考唐人注釋老子者，爲數至夥，當時研習之盛，可見一斑！顧其

書至宋時已多散佚；彭鶴林集註雜說云：

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案謂張道相集注）藏中

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玄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傅奕所

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夷各有注說，王願等奉玄宗命撰

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爲廣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

所著錄，猶有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蓋八九也！

焦弱侯老子翼所列采摭書目，屬唐人者，僅有開元御注開元疏

（疏四卷今有道藏本涵芬樓道藏舉要景印道藏本）傅奕校定古本（今

有畢沅經訓堂刊本）杜光庭廣聖義，陸希聲註（今有道藏本及涵芬樓

景印本）李約注，李榮注數家。又道藏信字號道德經義疏八卷（今有

劉承幹嘉業堂刊本），舊題顧歡撰，阮文達據晁氏讀書志考，實即張君相三十家道德經集解，陳榮車惠鈞咸玄英諸家注疏，猶可概見。夫唐人注釋，雖無勝義，而古書異說，傳世為難，是宜為學者所珍惜已。

三 今所見唐本老子

據歐陽修唐石臺道德經跋，開元二十三年，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立石臺刊勒道德經，經文御書，注皆諸王所書，今考石臺刊經之傳於後世者，計有六本：

(1) 懷州石臺道德經

(歐陽修集古錄曾載之)。

(2) 邢州龍興觀道德經

歸有光文集龍興觀道德經碑跋云「右唐玄宗御注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立石臺勒如製。」

金石分域編云「正書，篆額，凡八面，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五日邢州刺史李質建在城內天寧寺。」

(案全唐文卷九三三杜光庭歷代崇道記云「景龍元年勅天下州郡，並令置景龍觀，二年改為中興觀，三年改為龍興觀。」)

(3) 易州龍興觀景龍碑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右老子道德經，兩卷，上卷曰道經，下卷曰德經，分兩面刻之，其額云，大唐景龍二年正月易州龍興觀為國敬造道德經五千文碑末題觀主張春行名。」

上谷訪古記曰「景龍碑在龍興觀，碑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五寸，景龍二年正月正書，碑陽道經三十二行，行七十字，七十一字不等，第一行題老子道經，額十二行，行二字，末行一字，碑陰經三十三行，行八十至八十四五字不等，第一行首題老子德經，左

右碑側，正書凡四層，題本州刺史及本觀道士名。」

案此碑版均可均鐵檣邊稿魏錫會續語堂碑錄，並有校勘。

(4) 蘇靈老書玄宗御注道德經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石幢凡八面，額題太上元皇帝道德經，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注，首載開元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勅，末題開元二十六年歲次咸亨十月乙丑朔八日壬申奉勅建，戊字少一撇，後刻易州刺史田仁辨別為周憲，長史鄭景宣，司馬杜欽賢諸人名，懷州本經文御書，注則諸王所書，此幢經注皆出一手，驗其餘迹蓋蘇靈芝書也，石文間有殘闕，亦有石本原闕者，如其事好還，脫好還二字，用之不可斷，脫既字，信者吾信之，脫信者二字，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止有則我者貴四字，以注證之，皆當與本同。」

金石萃編云「石高約一丈八尺，八面而廣一尺七八寸不等，前三面分三截，上截刻題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經，及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注共十八字六行，行三字正書，次截敕文三十行，行七字，下截經文各十一行，行九十九字，四五六七四面，皆十一行，行一百九十九字，其注每經文一字，皆雙行寫作四字，後一面上截行六十字，下截刻各官姓名，皆正書，在易州。」

(5) 焦山定慧寺廣明經幢

武內靈雄老子原始云「今丹徒焦山定慧寺，有刻於唐僖宗廣明元年之老子經幢，此經幢咸豐五年乙卯歸安吳靈鑑平齋得於江蘇蘇縣之海陵，而移置於該寺者，吳靈之二百關亭金石記，載此幢之被勒記，魏錫會之續語堂碑錄，亦錄其全文，而附記其由來，余嘗游焦山，目視此幢，購其拓本以歸，幢已失其上截，今僅存其下截而已，凡八面，每面廣四寸四分，至四寸七分，高一尺三寸，石質磨裂，如葦火劫，文字剝蝕，闕有不可讀者，末行刻「三娘 次二十四娘 廣明元年十一月 日建」此幢所刻，唯老子經文而已，雖不及注，然據第四面刻有「老子德經河上公章章三」字樣，則其經文之為河上公本可知。」

(6) 易州龍興觀景福碑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右道德經石刻，在易州之龍興觀，正書，分兩面刻之，碑末題唐景福二祀，歲次癸丑，孟秋月中元日，又有易定節度及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國王等字，龍興觀唐人刻道德經凡三本，予皆得之，此則王處存為節度日所刻也。」

上谷訪古記云「在龍興觀，正書，王處存書，景福二年立，碑高五尺三寸，廣二尺八寸，三十六行，行六十字，碑陽道經，碑陰德經，經文與今本頗異，可以參訂，舊已斷作二截，字畫多殘，同治十三年三月知州趙烈文鳩工扶石立起。」

六本之中，懷州本未審立碑年代，要在御注頒行後所立也，邢州御注廣明幢景福碑均在開元二十三年之後，惟景龍碑立於景龍二年正月，稍前三十二年，是則道門威儀司馬秀進言之前，已曾立碑勒經，或進言後刊勒益廣耳，此一事也。又勒石刊經，據傳世各本，惟邢州及蘇靈芝書，附刊注文，餘均不及，蓋以注文齟齬，刊刻不便，此又一事也。所謂石藏本者，約有二式，一如景龍景福二碑，碑陽碑陰二面刊之；一如御注邢州本廣明幢，八面石柱刊之，此又一事也。

據舊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加以道士女冠，勢須人手一編，於時尚無刻梓之術，故唐人寫卷致多也。加以所用紙張，率用硬黃，價值既高，精繕匪易，必有緹巾什襲以藏之者？初苻堅之據雍涼也，燉煌東南四十里三危山下，曾有石洞之開鑿，繼為流沙湮沒，中經北魏唐代宋元之經營，古名莫高窟，俗名千佛洞者是也。光緒庚子（西元一九〇〇年），有道士掃除流沙，見一室藏書甚富，發之皆唐及五代人所手寫，蓋西夏兵革時，保存於此者也。後二年（西元一九〇二年），匈牙利地學會長洛克濟

及斯希尼，率考察隊遊敬煌返歐，備極稱揚，謂洞中壁畫，雕刻之美，冠絕東方，再五年至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八月（西元一九〇七年），英人斯坦因(Mr. Aurel Stein)及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先後復至其地，擇經卷之完好者，捆載以去，存於倫敦大英博物館及巴黎國民圖書館中，其留存石室中者，皆殘缺不全，宣統二年，學部取歸京師圖書館，入錄之本，計八千六百七十九號，民國十八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成立，設寫經處，檢閱未登記之殘葉，又增編一千一百九十二號，九千八百七十一號（見許國霖燉煌石室寫經題記，與燉煌雜錄序），老子寫卷，以法人伯希和所得最多，茲將世所傳唐寫老子卷子，列舉如下，所弗詳者，姑存其目云。

(1) 燉煌本及燉煌乙丙庚辛壬本（陳柱老學八篇後附新定老子章句引，以與伯希和卷子校，不悉相同，未詳出處。）

(2) 英倫本（陳柱新定老子章句引九條，未詳出處。）

(3) 日本奈良聖語藏抄本殘卷（起下經三十八章終篇末，校書結果，似為唐卷。）

(4) 羅振玉唐寫卷子殘本（凡五殘卷：(a)起上經首句，終五章以萬物為，(b)起十章載營魄句，終十五章豫若多涉川之若字，(c)起二十七章，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之以字，終三十六章張字，(d)起四十一章道隱無名之隱字，終五十五章末，(e)起六十二章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之者字，終七十三章天網恢恢句。

(5) 京師圖書館唐寫卷子殘本（起二〇章忽若海句，終二七章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之是字，適與羅卷第三卷相接，馬敘倫審覈筆迹，斷係一卷。）

(6) P. Pelliot 燉煌老子卷子（藏巴黎國民圖書館共十八種，列表於下），姜亮夫先生所見。

卷 別 起 終 備 考
(1) 二 五 八 四 卷 序 缺「文章流傳之源句」 上 卷 末
以 三 七 五 卷，二 三 二 九 卷，二 四 三 五 卷
各 卷 數。

右凡十八卷，據武內養維言，內藤湖南所見巴黎燉煌卷子，尙有 Pelliot 2463 文言新記明老部一卷，此則亮夫先生未加著錄，諒未之

見也。茲將石刻卷子年代之可考者具表於下方。

(2) 二四一七卷	德經下篇題	全經末	以二三七五卷，二二四七卷，二二四二〇卷，二五九九卷，二二五九卷，二二五九卷各卷文。
(3) 二二七五卷	上經三一章兵者不祥之器句	下經六四章无執故无失句	
(4) 二二二九卷	序訣見紫雲西邁句	上經二一章吾何以知終甫之然句之吾字	
(5) 二二三四七卷	下經五六章	全經末(末附十戒經一段)	
(6) 二二三七〇卷	上經首句(前有敘言一段)	上經一五章	與二五八四卷同一人之筆，文中亦無一字之異，即點畫亦不殊。
(7) 二二四二〇卷	德經上	德經下	德經全卷分爲上下。
(8) 二二五九九卷	下經六四章則无敗事句之敗字	下經末	
(9) 二二四三五卷	序訣「才不任大」句	一〇章完	
(10) 二二五一七卷	下經六〇章	下經末	卷末有「老子道德經義疏卷第五」十字。
(11) 二二五九四卷	下經三九章	下經四二章吾將以爲學父句之	
(12) 二二六三九卷	下經三八章下德爲之句	下經七七章損有餘補不足句	四卷本注，亮夫先生云「不知注者爲誰，注極多，雖不盡精，亦占注之存者。」
(13) 二二八二三卷	上經二三章希言自然句	二三章末	有注。
(14) 二二七三五卷	下經七六章首句	下經末	無校。
(15) 二二四二一卷			存上經五章，未注起終，亦未校勘，但云「按此爲二四一七卷之前截」。
(16) 二二二七七卷	下經七七章	下經末	有注，無校。
(17) 二二五七七卷	下經六五章	下經七六章	有注，無校，但云「按此爲二二七七卷一卷之製」。
(18) 二二四〇七卷	篇首	篇末	老子道德經序訣，無校。

唐	本年	代地	附
景龍碑	景龍二年正月 西元七〇八年	易州龍興觀	此碑初著錄於游研堂金石跋尾，後可均魏稼村爲校勘之，見金石萃編及續語彙錄。
蘇靈芝書玄宗御注	開元二十六年十月八日 西元七四七年	易州龍興觀	鐵橋漫稿校以景龍碑計有異文，三百卅九事，無章句。
邢州本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五日 西元七四八年	邢州龍興觀	邢州刺史李質立石歸威川嘗見之集中有跋。
Pelliot 2417	天寶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西元七五一年	效觀神沙鄉沙里神泉觀	

廣明	廣明元年十一月 西元八八〇年	丹徒焦山定慧寺	吳委(平齊)二百陶亭金石記載有按勘記，鎮錫會(蘇村)續
景福	景福二年孟秋中元日 西元八九三年	易州龍興觀	語彙詳錄，錄其全文。
			王處存爲節度使日所刻。

此外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馬總意林，徐堅初學記，魏徵等羣書治要，顏師古注漢書，李賢注後漢書，司馬貞爲史記案隱，賈公彥疏周禮，李善注文選，王冰注素問，亦多稱引老子，悉片斷唐本也。唐本之中，自以卷子及石刻二種較爲可靠。然石有時以泐，風雨剝蝕，不免殘闕，未若寫卷猶存唐時之真面目也。至王輔嗣本，雖較諸本爲更古，然宋熊克曾謂「近世希有，蓋久而後得之，」是今王本，亦經後人竄改，蓋無疑義，矧今所傳，並未本而無之乎！(武英殿及浙刻王本，均據明張之象本。)是則熈熈卷子，洵人間之至寶已。

四 唐時老子通行之本

唐時老子一書，旣爲官私儒道必備之書，然則當時所採用者，究何本乎？唐書卷一三二劉知幾傳云：(知幾龍朔元年生開元九年死西元六六一——七二一)

開元初，知幾嘗議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

又唐六典國學所教授之經「孝經論語老子，皆爲大經。」注曰：孝經老子，並用開元御注，舊令孝經孔安國鄭玄注，老子河上公注。

考洪頤煊平津讀碑記卷六玄宗御注道德經(開元二十六年十月)條云：

封演聞見記開元二十一年明皇親注道德經，令學者習之。然唐書選舉志又云：

開元七年注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歲其書。

惟玄宗本紀不載，考新唐書藝文志玄宗注道德經二卷，又疏八卷，是玄宗道德經注疏爲二書也。全唐文卷三十一，載有玄宗「頒示道德經注孝經疏詔」，據册府元龜載，知爲開元五年所頒(其文云，「道爲理本，孝實天經，將闡教以化人，必深究於微旨，朕親承敷訓，思元宗，頃改道德經字爲哉，仍隸屬上句，及乎議定，兼以爲然，遂錯綜旨詮，因成注解」下略)然則選舉志所載開元七年詔天下歲其書者，謂道德經注也。全唐文卷三十五又載玄宗「頒示鑿註道德經勅」(其文曰「昔在元聖，強著玄言，權與真宗，啓迪來裔，遺文誠在，精義頗乖，撮其旨歸，雖蜀殿而瀟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鑿受徵，固不足數，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常感斯文，繼承有後之歷，恐失無爲之理，每因清宴，輒扣玄關，隨所意得，遂爲箋註，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絕筆，是詢於衆，公卿庶庶，釋道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屬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諛神自聖，幸非此流，懸市相於，亦云小道，旣其不諱，咸可宣言，勿爲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全唐文卷四十一並載玄宗「道德真經疏釋題詞」一文，「勅」蓋即開元御碑所載開元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之勅；「疏釋」蓋即封演聞見記所載開元二十一年明皇親注道德經，令學者習之者也。或謂箋註，或謂疏釋，或謂注，名不同者，蓋隨舉爲名，其實皆即疏爾。唐六典所稱御注，蓋指尺道德經注而言，是則開元已前(西元七一三年已前)必用河上公注；開元七年已前(西元七一三——七一九年)，河上王弼，二家兼行；開元七年已後，則悉用開元御注，蓋無疑也。考開元以前，顏師古(陳太建十三年生貞觀十九年卒西元五八一——六四五年)之注漢書，賈公彥(貞觀中西元六五〇——六五五年，爲太學博士)之疏周禮，李賢(永徽二年生，光宅元年卒，西元六五一——六八四

年）之注後漢書，賈大隱（公彥子）之老子述義，悉祖述河上，而魏微（貞觀十七年卒西元六四三）年羣書治要卷三十四，老子與河上公注，更復一併保存。但李善於顯慶三年九月（西元六五八年）表上之文選注，則河上王弼，兩家兼採，是則二家並行，蓋不待開元後矣。此一事實也。熒煌二四一七卷末題云：「太極左仙公序係師定河上真人章句」十五字，二五九九卷同，惟係作係，且二四一七卷跋尾，明言「大唐天寶十載歲次辛卯」，是御注頒行後之三十二年，河上本猶行民間也。而廣明經幢第四面，刊有「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章三」字樣，是

御注頒行百六十餘年後，河上本猶盛行也。其他唐人書稱引老子，亦多與河上合，此又一事實也。據茲二事，則御注出而王本式微，河上公注，國子雖不研習，然通行民間，實較御注為普遍，直至有宋而弗衰。夷考其因，豈不以葛稚川對於「河上公」之為人，故神其說；而李唐對於漢文之邪治，心焉向往（據序訣釋文河上公注係以授漢文者），朝野妍習，蔚成風尚之所致乎？此亦學術升沈之一事，學者所當知也。（留）

北大與北大人——蔣夢麟先生

朱海濤

予生也晚，沒能趕上蔡先生，於是從蔣校長說起。

孟麟先生對北大的貢獻是人人知道的，但北大同學卻實在很少見到他。因為北大既從不舉行紀念週，更沒有開學或畢業禮，他又不兼課，如果你再不是學生會的活躍份子，於是，有什麼機會見到他呢？不過，事實上也沒有見他的必要。他的汽車卻是大眾熟悉的，一部深藍色的轎車，掛着七十八號的牌子（很巧，胡適之先生的車牌是八十七號。這是北大教職員中僅有的三位汽車階級中的兩位。）停在二院門口，於是大家知道校長來辦公了。

我首次見到他，卻並不在校內，他很瘦，但精神極好，面上充滿了秀氣，那副眼鏡和不高大的身材更顯出是位學者，但那雙鋒利的眼神，卻立刻使人覺到他並不僅是位普通的書生，鬚邊微灰的頭髮和一口藍青浙江官話紀錄着他奮鬥的痕跡。說話聲音不大，但非常清楚，有條理。而且從一次偶然的機緣上，我知道他是非常細心的。二十四年夏，熊秉三先生和新夫人毛彥文女士在香山請客，有他也有我，他將一隻抽煙用的打火機叫帶在身旁，再三囑咐我記得交給胡適之先

生，結果到了山上，記起這回事的是他，不是我。

從十九年起，這北大校長的職位即使說不比蔡先生時代或陳大齊先生時代更困難，但仍舊是不好當的。九一八事變，長城之戰，冀察問題，一連串的動盪，在這國防前線的文化城中，北大校長的一舉一動都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且何例，一切的學生運動，北大同學沒有不站在前面跳的，並且跳得複雜。

據說日本特務機關曾將孟麟先生請了去，想挾他赴大連，被他嚴正詞嚴的拒絕了，而北平教育文化界一切擁護中央反對分裂的宣言文告，領銜的卻仍舊是他。二十四年冬，中央大學教授們打來的電報所稱：「危城講學，大節凜然」，雖被胡適之先生笑為掉文，現在回想卻確實能說出當時北平的正氣。孟麟先生就是這正氣的代表者。

但是同時，同學們常常有難題給他作。那次，委員長在南京召集全國大學生代表訓話，命令全國大學都要派代表去。北大應派三個，而學生大會卻偏議決了不派。學校沒法，只得指定了三個人參加。後來讓同學們知道了，將那充代表的行李書籍從東齋一起擲到馬路上，